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三十六回 薄命女空門悲祝發 負心婦醋海怒掀波

老太太死時，如海還和一班朋友，在妓院中歡呼暢飲。家中人因不知他應酬所在，未能報信。及至他席散回家，已不及送終，老太太挺屍在床，蚊帳也拆去了。薛氏、邵氏和秀珍姊妹，都圍繞在床前哭泣。如海見了，免不得流了幾滴眼淚，教薛氏等不必再哭，快把老太太的壽衣檢出，替她換了貼身小衣。又把她生前穿的衣服，連同錫箔寶鏡竹絲燈，一併搬到天井中焚化。一面叫車夫到藥房中喚了幾個學徒棧司，來家陪夜。順便請杜先生，明天一早就來幫辦喪務。又因老太太生前頗信尼姑，隨命松江娘姨到附近長壽庵中，僱幾名姑子來家念夜經。家中本有現成白布，連夜僱了四個縫工，趕制孝衣。忙忙碌碌，亂了一夜。次日破曉，鳴乾來了，如海便將發喪一切，托他料理。上海租界章程，死人不能久停，擇定當天午後三點鐘入殮。幸虧壽材是現成的，安在長壽庵中，抬來就是，諸事尚不十分侷促。鳴乾辦理婚喪各務，原是老手，當即命人僱了一班吹打，並茶擔執事，僧道贊禮人等，擺開孝堂。又將向通慶甲人家名字，抄了一張，交給如海，勾出若干，以便分發報喪條。無非是倪俊人、魏文錦、趙伯宣等一班朋友，以及陳、薛兩門親家。惟有陳太太在未接報喪條之先，早已得信。陳太太因母女之情，未能親自送終，在家哭了一頓。浩然說：「老太太年歲已高，又是無疾而逝，正可稱得福壽全歸，你又何必悲哭。」陳太太罵他不近人情，當即換了衣服，教浩然陪她同去。浩然生平，最怕和女人同行，聽了便說：「這是奔喪，又不是雙回門，何必夫妻倆同往。你可同光裕和他媳婦，娘兒們先去，我隨後再來便了。」陳太太不依，浩然無奈，只得換了衣服，又教光裕夫婦一同前往。光裕因昨天被如海一張字條逐出，心中很不願意再往。無如這句話說不出口，又被父母催促，情知難以推卻，只可委屈從命。四個人一同出城僱車坐到錢家，陳太太一進門，便媽天媽地的哭進孝堂去了。浩然父子，有人傳出孝衣，給他們穿上，然後在靈前叩了頭，就在孝幃外面回拜。另有幾個親戚，幫同招待弔客。如海扮著孝子，坐在孝幃以內，並不露面。光裕十分感激這重孝幃，因仗著他得與如海裡外隔絕。不然彼此照了面，豈不難以為情。這天鳴乾最為忙碌，他詢知如海當天便要出殯，為的是家中客堂並不很大，難以停放棺木，故借平江公所殯房暫厝，業已挽人接洽定當。鳴乾恐送喪人多，巡捕房規矩，出殯滿一百人者，便要照會。又去打了一張三百人送喪的照會，教人到馬車行中定了二十部轎車，多用臨時再添。又因如海喜歡顯煥，添僱了一班軍樂隊，一班清客串，還有各項出殯儀仗，應有盡有。這場喪事，果然辦得非常熱鬧，待到回喪轉來，已是黃昏時分。鳴乾又替他開消了一切排場，摘了一張清帳，交給如海。內中只有七成實數，其餘只好算是他的酬勞了。如海因須在家守制，藥房中各事，俱托鳴乾暫時代理。鳴乾是何等人物，一朝權在手，自然營私舞弊，又不知被他撈摸了多少，這就叫黑吃黑，惡人自有惡人磨。如海賺錢，不由正道，就有鳴乾等從中侵蝕，豈非天道好還，報施不爽嗎！如海身子雖在家中，市面上消息卻很靈通。因他手中捺著大宗橡皮股票，時時刻刻等候機會脫手，故每日鳴乾常派學徒到他家通報市情。說也奇怪，這橡皮公司中好似知他手中吃著大宗股票的一般，故意同他為難，市面有跌無漲，比較前數日，又縮去三份之一。據說這家公司招足股份，在英國殖民地種植橡樹，不意這所在地瘠天寒，種下去的樹，一時不易發育，因此股票有跌無漲。倘若再過幾時，橡樹枯槁死了，這股票勢必變作一文不值。如海得此消息，好生著急，在家無法可施，只顧尋人淘氣。薛氏便乘間告訴如海說：「你娶的這位好新奶奶，一天到夜，百事不管。這幾天我們忙得要死，她連人面也不見，天天鑽在老婆子房內，陪著那活死人。這還罷了。可怪她見了我們，就和欠她什麼冷債似的，板著面孔，鼓起一張嘴，倒掛著眉毛，眼眶子裡常拖兩條眼淚，放出寡婦面目，不住的長吁短歎。說她哭老太太呢，世間小老婆骨頭，決無這般孝順之理。看來還因你把她心愛的人兒攆走之故，你既不能陪她天天作對，夜夜成雙，因何還要這般殺風景，不讓她弄個人來散散心呢？」

如海聽了，怒不可遏。當即奔到李氏房中，見了邵氏說：「你一天到夜，躲在這裡，乾些什麼？」邵氏被他問得迷迷糊糊說：「我有什麼可乾。只因娘頭上的傷，還沒平復，抬不起頭，這班下人太太，又沒一個肯聽她使喚，故我只得親自在此陪她，幫著她遞遞茶水罷了。你存著什麼意思呢？」如海聽說，哼了一聲道：「好一個老祖宗，一定要人伺候，我只道姓錢的老祖宗都死了，不道這裡還有一個呢。老實說，一家人家，要多一個人口，多供給一隻飯碗，原指望多一雙手腳幫忙，若多貼了口糧，還要貼手腳去服侍她，那就不如少一個人了。」李氏睡在床上，聽如海這般說，慌忙接口道：「少爺休得生氣，原是我的不好。我以為些須小傷，數日內容容易平復的，不知怎的帶動了眼睛，一抬頭便要眼花頭眩。我年紀雖老，素來手腳很健，想必少爺也知道的。這一遭委實為病所困，並不是偷懶怕做生活，要人服侍。我因不敢勞動你家娘姨丫頭們，才教她在此陪我。少爺若有別事要差遣她，盡可吩咐她前去，橫豎老婆子是無關緊要的，只消隨時進來遞一盞茶水給我就得了。」

邵氏在旁，聽了他二人的說話，氣得渾身發抖，無言可說。如海呵呵一陣大笑道：「難為你這時候倒明白了，你這病到底幾時可以好呢？」李氏連說：「快就好了。」如海一定要逼她說出一個期限，李氏好生發窘。邵氏實在看不上眼，不禁勃然作色道：「害病的人，誰能自己作主，幾時可以痊癒。況你又不肯替她延醫調治，教她一時怎能就好。請問你究要我們娘兒兩個扛呢抬呢？還是做什麼生活？況且我們也不是出來幫人家，才投靠到你這裡來的。吃了安樂飯，累做主人的中心不舒服。當年我們若要自做活計，未必不能餬口。只為想過舒服日子，要吃安樂飯，才肯嫁你做小老婆。當時你不曾親口答應我奉養老的麼？緣何口血未乾，就此變卦。你也是場面上的人，虧你講得出這種話來。」說著哭了。如海怒道：「好好，你敢挺撞我麼？你可知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，你怎不張張眼睛，嫁一個有家私有身份的，呼奴使婢，堂上一呼，階前百諾，那時才能使你適意。可惜你眼珠兒不曾看準，嫁了我一個生意人，不能不自家動手。你不信出去看看，身份比你大些的人兒，也自己幫著做活，莫說你了。還有你說我當初答應供養你二人，我可曾寫下憑據給你？口說無憑，你若拿得出憑據來，我馬上多用幾名下人，服侍你兩個人，連吃飯拉屎都不須你們親自動手。否則不做不行，不動手休想吃飯。」

邵氏又氣又怒，連連頓足，帶哭帶說道：「好一個無情無義的漢子，你講得好乾淨話，請你自己捫捫良心，當時你究竟怎樣說的？有陳太太家的張媽為證，如今翻悔由你，可知欺人太甚，天地不容。你要我們做活，我們偏偏不做，看你能把我們娘兒倆怎麼樣！」李氏聽他二人鬥口，急得什麼似的，屢次要掙扎起來，無奈頭腦發眩，一坐起便要倒下，只把兩手不住的向邵氏亂搖，口中嚷道：「你你你也可以住口了，我已經去死不遠，多謝你就聽我一句話罷。」又對如海道：「少爺，你休得生氣，她素來就是這種孩子氣，說話不知輕重，請少爺瞧我老人面上，不必同她一般見識，只當沒有這件事。我雖然不久人世，她一輩子還要靠少爺吃飯過日子的。我在一兩天內倘能起床，準定出來幫你們做活便了。」

如海理也不理，朝外便走。邵氏聽了李氏這片忍辱辱氣的話，幾乎把肚子氣破，只自掩面痛哭。李氏待如海走後，反抱怨邵氏，不該同他挺撞。又說男人脾氣，都是乾柴烈火似的，你這樣和他一斗，他動了氣，以後不再理你，你自己想想，一個女人，與丈夫有了意見，如何靠他過日子？這都是你平日使性慣了之故，將來須得好好的改悔呢。」說罷！又把雙手合十，望空亂拜，口中嘮叨著說：「皇天佛菩薩，你若要我這副老骨頭，請你早些把我收了去。如若願意我再活幾年，就請你保佑我馬上就好，吃得下，做得動，免得再教他夫妻兩個淘氣了。」

她雖然這般誠心誠意的禱告，無奈皇天佛菩薩，自有一種皇天佛菩薩的脾氣，你越求他，他越不肯保佑你。反是隨隨便便的，他倒暗中糊裡糊塗保佑你過去了。李氏禱告之後，皇天佛菩薩既不收她上天，又不放她下地，仍是這樣不上不下的教她躺在床上，一抬身便頭昏眼花。如海自那日和邵氏破口之後，就此不同她交談，連腳尖兒都不踏進她房門一步。邵氏好生氣惱，背著人時常流淚。李氏見了又十分著急，只恨自己有病在身，不能幫他們做活。彷彿她一出來做活，如海立刻與邵氏和好的一般。其心雖愚，其情卻很可憐。她自知年老力衰，腦子受損，一時未必容易回復，常教他們夫妻倆這樣的，也不是個了局。若要他夫妻和好，除非自己離開這裡。因自己在此，邵氏見她沒人服侍，決不肯讓她一個人睡在房中，一定要親身伺候，究竟一個人分不了兩處身，伺候了

我，就難以應酬如海。如海少年人，喜歡花花絮絮的，沒女人陪伴，如何過得日子。往日他很愛邵氏，想就是這個緣故。目今見她單顧著我一面，不顧他一面，他自然恨極了，惟有我離了這個門口，好讓邵氏天天供在如海面前，他二人情緣未斷，料想不多時就能恩愛如初了。李氏心中存著這個見解，思來想去，竟被她想出一個法子來，私下和邵氏計議道：「這裡新故了老太太，料理喪事，極少還得一個多月的忙碌。我有了病，躺在這裡，究有些兒礙手礙腳。況且你嫁了這裡的少爺，就是姓錢的人了。錢家有事，你理該湊湊手腳。若平日這樣陪著我，百事不管，莫怪少爺有閒話，就是我自己也於心不安。更兼現在正值初喪，進出人多，我睡在這裡，也很煩惱。我想暫時搬出去住幾天，待過了喪事，或是病好了再來。好在明天便是老太太頭七之期，聽說還是僱著長壽庵尼姑唸經。這長壽庵的當家淨修師太，為人最是和善，據說也是大人家小姐出身，因少年歿了丈夫，才出的家。往日我閒來無事，常到她庵中遊玩，她待我十分要好，有時將經典講給我聽。又說佛門廣大，無所不容，今世修行，來生得報，教了我許多經文，什麼高王經咧，多心經咧，太陽經咧，灶王經咧，式式俱全。我因太嗦了，記不清楚。她又勸我到她庵中去，吃素念念彌陀，身後也有好處。我戀著這裡穿吃受用，沒有答應她。如今到此地步，我想只有她那裡還可托足，她若嫌我有病，不妨貼她些房飯費，幸我當日在華興坊時，經手零用開消，略略積蓄幾個錢兒，原預備死後做棺材本的，如今只得拿出來用了再說。明天這裡有功德，想必淨修師太也要來的，你可請她到我房中來，我當面和她開講便了。」

邵氏聽說，禁不住兩淚交流道：「娘啊，當日只因貪圖娘兒們常在一處過安樂日子，才答應改嫁那人。早知今日受他欺侮，悔不當初守分安命，自做自吃，諒來一碗薄粥，還能到口，也不致受這般磨難，反將我娘兒們拆散了，記得你兒子臨死的時候，曾教我答應他兩件事：第一件不可改嫁；第二件須為你老人家養老送終。現在我已辜負了他一件，這第二件我無論如何，務必踐他的約。你也不必搬出去，盡在這裡住著。他若要攆你出去，我拼著娘兒兩個一同上路便了。」

李氏聽了，也覺悲傷，面上強作笑容道：「你這孩子真是癡的，我又不是一去不回，日後自然要你養老送終，誰也拆不開我們，不過暫借庵堂裡養幾天病，待到病體稍愈，仍要回來。況長壽庵離這裡又不甚遠，你閒時仍可前來望我，怕不和在家一樣麼！更有一層好處，她那裡倒有兩三個佛婆，吃素人想必比吃勞的心地慈悲，一定肯服侍我，豈不比這裡下人一個使喚不動，件件要你自己動手的好多了嗎！你須一心一意，好好的伺候少爺，若得少爺待你和好如初，我將來也未必不能沾他一些兒光呢。」

邵氏本不是十分固執之人，聽李氏所說的話，句句入情人理，覺得也別無不可之處。想到自己和如海釘頭碰鐵頭的鬥著，若不轉圜，也非了局，李氏這一搬，倒是個絕妙轉圜之法，想如海未必再能和我挑眼。他若能待我和從前一樣固好，如其不然，我也只有拼著不吃姓錢的飯罷了。當天並無別話。次日淨修果到錢家做道場，邵氏把她請到李氏房中，李氏將自己的意思說了，淨修一口答應。李氏大喜，恰巧如海進來找淨修說話，李氏乘間把自己要住長壽庵養病等情告知如海，如海沒口稱好。

隔了一天，淨修打發兩名香伙，抬一張竹床前來，將李氏扶在竹床上睡了，抬往長壽庵中。淨修已預先收拾好一間清潔禪房，給李氏居住果然出家人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。淨修非但不要李氏房飯之費，又替她請了個醫生，不時診治，李氏感激萬分。邵氏因李氏住在庵內，心中好生記掛，天天親自到庵看望。淨修已在李氏口中，得悉她的身世，見她姿容秀麗，舉止大方，頗生憐惜，常留她講講閒話。兩個人雖係初交，頗為投契。邵氏問及淨修出身，淨修並不隱瞞，據實相告。原來淨修本是宦家小姐，父親姓李，曾做過一任知縣，自幼將她許配與蘇州一家大族某姓為媳。未及婚嫁，丈夫已故。她父本是個極古道的人，得悉女婿身亡，便說我李家世代清廉，無改節之女，逼她過門守節，她那時還只十三四歲，世事一些不知，被她父親送到男家，模模糊糊的守了幾年節。年紀漸漸長成，見伯叔姑姆之間，娶的娶，嫁的嫁，好生熱鬧快活，自己覺得並未經歷這一重快活境界，心中不免有些兒豔羨。她男家本是蘇州大族，房份極多，有幾個大伯小叔們，見她出落得一表人材，欺她沒個受主，都想分而食之。內中挑出一個做沖天炮的，先把言語哄騙她，居然被他毀了節。又有第二個出場，威逼她說，你與老大幹得好事，若不從我，定給你四路傳揚。她聽了不敢不依，不料第二個去後，又有第三個出來說：「你與老大老二有染，不能獨偏枯我。」

於是兄弟三人，都把她當作公共玩物。可恨這班人既已污辱了她，該替她守些秘密。不道他們自以為能，逢人誇說，到處聲揚，弄得人人皆知，名節掃地。她父親為他氣得一病身亡，她也自悔自恨，削髮為尼，以懺夙孽，至今已三十餘年。這便是淨修當年的歷史。邵氏聽了，觸動自己身世，頗有同病相憐之慨。因此二人的交情，益發密切。不談則已，一談便談到傍晚方回。這時候老太太已過三七，如海因股票市價，愈跌愈下，自己三十萬銀子成本，只值得五六萬金，心中萬分著急，也顧不得在家守孝，天天親自出去探聽市面，並把各處到期的銀子，設法挪調，移東補西，好生忙碌。家中各事，都不在他心上。故邵氏每日到長壽庵探望李氏一節，他還不曾知道。然而總逃不過薛氏這雙毒眼，她見邵氏每天飯後出去，直到晚飯時候才回，成了老例，暗下十分得意。這夜如海回來，薛氏對他說：「你這位油瓶丈母，就留她在家住著罷了，何必把她請到尼姑庵裡去，如今又鬧出把戲來了。」

如海驚道：「什麼把戲？莫非又把淨修老尼姑的頭磕破了嗎？」薛氏笑道：「虧你說得出，她又不是大力士，怎能專門磕破人家的頭。只因你這位好新奶奶，自你禁絕光裕之後，她不是天天垂頭喪氣了嗎！現在老太婆住在長壽庵中，她借著探望為由，每日飯後出去，到夜才回，沒一天不興致勃勃，只怕是掛這探望的名兒，日日與她情人相會罷。往日老太太在此時，她無故不能出外，有願難償，如今卻遂了她的初意。你一領蓑衣，從今也可實授了。」如海聽說，不禁暴跳如雷，連稱：「豈有此理！既有這等事，你不該不早些告訴我。我錢如海在商界上誰不聞名，焉能容此敗節之婦，毀我顏面，我決不能容她再留在姓錢的門內。」說著徑奔邵氏房中。薛氏拖他不住，只得由他。邵氏正在燈下做自己穿的鞋子，見如海盛怒而來，不知其故。剛欲開口問他，如海先把桌子一拍，破口大罵道：「好一個不要臉的淫婦，你色膽也太大了，家裡偷漢子不稱心，還要親自送出去呢！我錢如海的顏面，被你掃盡了。我原曉得你不是個好東西，現在果被我試出來了，你還有何說？我姓錢的門中，決不容你不得，橫豎外間愛你的人很多，請你隨便跟那一個去罷，免得我霸佔你，誤了你的終身。」

邵氏聽說，如逢丈二和尚，摸不著頭腦，只是呆呆發愣。如海還當她嚇得呆了，呵呵一陣狂笑道：「你當我天天有事在外，便不知你的舉動了嗎？可知我身子雖在外面，耳目卻在家內。你一舉一動，我無所不知，無所不曉，你當我癡的，正是你自己癡了。」邵氏呆坐多時，才說：「你講的什麼話，我一些不懂。」如海道：「你還要裝呆嗎？請問你每天飯後出去，上燈回來，在外乾些什麼事？」邵氏忙分辯道：「那為著我娘在長壽庵中養病，不得不去探望她，還有什麼別的事。」如海冷笑道：「好一個探病，何須探這半天工夫？莫不是約著情人在外間私會罷。這些話你只能哄騙別人，焉能瞞得過我。」

邵氏聞言，氣得幾乎發昏，胸中一股怨氣，由腦門中直迸出來，額角上汗出如蒸，把手中的活計用力向地下一，牢握著兩個拳頭，狠命在桌上一捶，嘶聲哭道：「你說的是什麼話！你當我是何等樣人，我雖然出身貧賤，卻還略知大體，也不是朝三暮四之輩，若要幹壞事，在當年一個人的時候，早已乾了，又何必嫁了你，再做這種無恥勾當，你這些話究從哪裡聽來的，信口誣蔑，你得交還我一個來歷，我死也情願。」如海笑道：「照此說來，你倒是個規矩的人了，不知當初又怎樣和我相識的？」

邵氏聽他又提起這句話，有如萬箭穿心，禁不住淚如雨下，咽喉中好似被什麼東西堵著，張口結舌，半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如海見此情形，心中得意非凡，搖頭晃腦的道：「如今你還有何說？往日你這張嘴很利害，今兒怎的不開口了？我也沒工夫同你多說，請你今夜睡在床上，自己想想明白，究竟我冤枉你沒了有？」說著又呵呵一陣狂笑，走了出去。邵氏悔恨交作，怨苦填胸，哀哀痛哭了一會，想起如海這般無良，處處不留餘地，自己並未乾甚壞事，他竟信口誣蔑，任意輕毀，究竟一個女子須仗丈夫相信，方能相安度日，他這般猜疑，焉能隨他終了。只恨自己當初一著之差，至今後悔無及。想到這裡，便欲自尋短見，了卻殘生，免得再受他的欺侮。又一轉念，自己一死原不足惜，李氏年高抱病，教誰瞻養，自己又萬萬死不得。但如海如此無情，我不知道他，倒也罷了，既已識破他的面目，如何再能跟他度日。若說改嫁別人，卻又大乖素願，更不免被如海說一句現成話。只可還我本來面目，婆媳二人，相依過活。不過今我已非故我，當年還是清清爽爽的，此時已多一重痕跡，死後何以對亡夫於地下。一念及此愧汗遍體。想到淨修當日，亦與我同一境遇，大約都是前生夙孽所致。她如今皈依佛門，懺除孽障，我何不也學她的樣，削髮為尼，長齋繡

佛，有何不可。

她這夜並不安睡，迴腸九轉，思來想去，覺得只有出家一條路，最為妥當。主意既定，愁苦頓忘，次日清晨，取一柄剪子，藏在身畔，往長壽庵中。那時淨修正帶著一班尼僧做早課。邵氏也不招呼她，一腳走到李氏房中，李氏見她清早就來，面有淚痕，驚問所以，邵氏把如海和她淘氣之事說知，卻把自己立志出家一節瞞過。李氏好生愁悶，勸她以後不必再來，我在這裡，有淨修師太照應，可以無慮，你萬萬不可任性，必須依從少爺的意思才好。邵氏也不做聲，待淨修做罷功課，進來見了邵氏，笑說今兒新奶奶來得怎早？邵氏含糊答應，私把淨修招到僻處，悄悄將如海待他不良，自己意欲削髮從她修行等情告訴了，淨修聽了，連連搖手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！你卻比不得我。我當時已沒人把我當人看待，山窮水盡，才不得已而出此下策。你不過暫時和少爺不睦，日後自能和好，決不可存這個念頭，絕自己的後望。」

邵氏見她不允，更不多言，推說更衣，走到床後，戰戰兢兢，摸出剪子，心一橫，就把萬縷青絲，一齊剪斷。剪斷之後，一陣心酸，不禁放聲大哭起來。淨修聞聲上前行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連連頓足道：「新奶奶怎的這般想不開？如今如何是好？」李氏驚問何事，淨修高聲回答道：「新奶奶把頭髮剪下了。」

李氏一聞此言，急得從被窩中直躡出來，不意她腦傷未復，猛覺一陣頭眩身子向橫裡一倒，從床上直栽至地下，頓時暈了過去。淨修慌忙喚進幾個佛婆，將李氏攙扶上床，用開水灌救。一面多方勸說邵氏回家。邵氏那裡肯依。這邊李氏已被眾人救醒，她也不說什麼，只把兩手握著拳頭，捶自己的胸膛，口拉著寧波腔，哭她的兒子。淨修急得無法可施，只在房中團團旋轉，口念大慈大悲廣大靈威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，忽然走到邵氏面前，雙膝跪下道：「我的好新奶奶，你饒了我罷。你若不回去，你家少爺向我要人，教我怎樣回答？」邵氏見了，心中十分不忍，慌忙將她拉起道：「師太休得如此，少爺不能向你求人，他又沒把我交待你。他若來時，自有我出場同他講話，決不拖累你便了。」

淨修見她固執，暗想只有教如海自己來接她回去，別無他法，即忙一個人奔到錢家，如海才起身洗面，見了淨修說：「師太清早起，來此則甚？」淨修上氣不接下氣的將邵氏到她庵中剪了頭髮等情說知，如海聽了，反和沒事的一般，哈哈一陣大笑道：「她想把做尼姑這個題目挾制我嗎？很好很好。我昨兒已答應她自由，她愛怎樣便怎樣，拜煩帶你一個信給她，教她以後也不必再進姓錢的門了。」淨修不防他說出這幾句話來，頓時心中大怒，很替邵氏不平，暗想這種沒情義的男子，理該早些和他割絕了才是。當下氣憤憤的回到庵中，對邵氏道：「你就在這裡住下罷。」又向李氏道：「你也不用哭了，你家這位姑爺，簡直不是個人。」接著把自己去見如海，如海所答的話說了，這種人決不能靠他過日子，請你們安心住在這裡，三餐淡飯，總有得吃的，何必到他那裡吃葷腥受氣惱呢。李氏也無別話。自此以後，邵氏便在長壽庵中住下，披著一頭短髮，跟淨修吃素唸經。

李氏有淨修請的醫生替她醫治，腦傷也日見平復，漸能起床。婆媳兩人，安居無慮，比在錢家時快活許多了。錢家少了個邵氏，最得意的便是薛氏。她屈指計算邵氏進門未及半年，居然被她一手推出，暗暗佩服自己的妙計。如海雖有些兒留戀，被薛氏屢次譏諷，也就不敢放在心上。他兩個女兒，對於邵氏，有無都不在意，不過秀珍自老太太死後，至今鬱鬱不樂。她也並非傷痛祖母，卻為了老太太一死，照例穿孝，不能將她新制的幾件時髦衣服，炫耀出來，心中十分不快，暗暗抱怨老太太，怎的早不死遲不死，偏偏死在這個當兒。因她此時在民興新戲館，另外又相識了一個少年，卻不是唱新戲的，乃是一個新劇家的朋友。他因有朋友唱著新戲，每天以探望朋友為由，混入後台，再由後台太平門中掩入前台看白戲。遇著收票的來時，便躲在男廁所中，假充小便。因此雖然天天看戲，卻從沒花過一個大錢。秀珍卻因心愛裘天敏，故也每天到民興社看戲，意欲和天敏交一個朋友。不意天敏此時，正一心一意注重在媚月閣身上，無暇及她。秀珍枉費心機，好不失意。可巧這個看白戲的朋友，見她年輕貌美，濃裝豔抹，當她是個大家閨秀，不覺癡心專注，饞眼橫飛，拼命的上前勾搭。秀珍看他，雖沒天敏風流，卻還不討人厭，天天相見，未免有情，居然一言而合，由那人在六馬路某處找了一間小房子，兩個人時常在彼相會，真個心如火熱，恩愛非常。

那人還有一個管束，每夜遲至十二點鐘，必須歸號。據他自言，因父母家教很嚴，不敢違背，秀珍也未便相強。不道一月未滿，老太太一病身亡，秀珍穿著孝，兼在初喪期內，如海不許她出外，秀珍好生不樂。又因她素日濃妝慣的，現在穿著素服，只可薄施淡掃，對鏡一照，面目頓改，自覺羞見那人，在家如坐針氈，好容易熬過了三七二十一天，急中生出一個主意，私把幾件綢緞衣服，包了一小包，命松江娘姨送到一個小姊妹家，只說借給她吃喜酒穿的。自己乘人不備，偷著由後門逃出，徑往那個小姊妹家，脫下素服，換上綢衣，畫眉勻粉，打扮定當，出來僱一部黃包車坐了，先到別處打電話通知那人，然後再到六馬路小房子中，與那人相會。久別重逢，自有一種說不出的恩愛。我且按下慢表。